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七

唐一之十

集傳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

鄭氏康成曰。今日大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

遷河東平陽。

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大原大

岳之野。

孔氏穎達曰。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

既修大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大岳之南。大

岳在河東。名霍大山。河東大原皆晉境所及。故云。

大原大

岳之野。

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

孔氏穎達曰。晉世家云。成

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

南有晉水。

王氏應麟曰。水經。汾

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

水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晉水出縣西懸甕山。

至子燮乃改國號

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

嚴氏繁曰。晉之遷徙不一。歷歷可考。自叔虞始。

封於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自晉陽徙曲沃。八世至穆侯。自曲沃徙絳。十世至昭侯。自絳徙翼。自昭公以曲沃封桓叔。至其孫武公并晉。又自曲沃徙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

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

班氏固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

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張氏栻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其

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

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皇輿表犬

原府。卽今大原府。曲沃。今平陽府聞喜縣。絳。今平陽府翼城縣。絳州。今平陽府絳州。竝隸山西。



鄭氏康成曰。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

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蘇氏轍曰。晉詩而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范氏處義曰。晉之爲晉久矣。而詩猶謂之唐。蓋具二美焉。一則以堯之遺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日。故存唐之名。示不忘堯也。一則以見聖人之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於世者。不輕變易也。○劉氏瑾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爲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

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

蟋蟀在堂歲聿

反允橘

其莫

音慕

今我不樂

音洛下同

日月

其除

直慮反

無已大

音泰

康職思其居

叶音據

好

呼報反

樂

無荒良士瞿瞿

俱具反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

翅或謂之促織

陸氏璣曰蟋蟀一名蟀一名蜻蛚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

也

九月在堂聿遂莫晚

孔氏穎達曰七月之篇說蟋蟀云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

戶之外與戶相近時當九月歲末為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除去也大

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

朱氏公遷曰。顧其後也。

○唐

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集說

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大康。職思其居。○輔氏廣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姚氏舜牧曰。士農工商各有其職。各有其居。就其職而思其居。則必各止其所。無然遊縱以荒其職矣。○張氏彩曰。此詩大意謂窮窘迫促。非可久之道。如此歲暮休藏之時。曷嘗不可爲樂。惟無至於大康而忘其當修之豫備。則樂亦何妨於事哉。觀彼瞿瞿之良士。何嘗不樂。但不至於荒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叶力

反制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

叶五
墜反

好樂無荒。良士蹶

蹶俱衛反

集說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

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

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

歐陽氏修曰。職思其外者謂廣為周慮也。○蘇氏轍曰。既

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

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孔氏穎達曰。釋詁云。蹶動也。釋訓云。蹶蹶

敏也。○朱氏公遷

曰。動即勤動之義。

集說

輔氏廣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常思慮在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

吐刀

金言經傳言彙纂

反叶他
候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

休。

集傳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

孔氏穎達曰。春官巾

車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蘇氏轍曰。歲晚則入居於室。而役車止。愒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

所以安也。

季氏本曰。休休。以安為念。亦懼意也。

集說

黃氏佐曰。既思職內之事。又思職外之事。內外若無遺事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以為遠而

又在近。所謂謹備其所憎。禍常生於所愛。則亦不可不思慮也。如此。則思患豫防。無所不至矣。焉有不安者乎。

總論

劉氏瑾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於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大康。則能不淫於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鄒氏泉曰。此詩言愈緊而意愈切。首言居猶是本分常事。未及其餘也。次言外。則及其餘矣。然猶是過而備之耳。未切於憂也。言憂。則操心危。慮患深。常任多凶多懼之地。而比上之思。備其餘者。益切矣。

蟋蟀三章章八句

傳

張子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為多。可以意求。○劉氏瑾曰。自堯而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

故其民閒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山有樛鳥侯昌。隰有榆夷周以。子有衣朱二反。裘弗曳弗朱二反

婁力侯力。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虧。宛於阮其俱二反

死矣。他人是愉他侯以。朱二反

興也。樛音也。今刺榆也。呂氏祖謙曰。陸璣疏云。樛其針刺如柘。其葉如

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榆白粉也。呂氏祖謙曰。爾雅疏曰。榆

之皮色白。婁亦曳也。孔氏穎達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者。名粉。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為一事。○黃

氏一正曰。曳。婁。蓋服。馳走驅策也。孔氏穎達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爲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感矣。



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劉氏瑾曰。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爲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爲樂之意。而意則愈蹙矣。

○山有栲

音考叶去九反

隰有杻

女九反

子有廷

內弗洒弗

婦叶蘇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叶去宛其死矣他

人是保叶補

樗興也樗山樗勅居反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孔氏穎達曰郭

璞曰樗似樗生山中亦類漆樹俗語曰樗樗漆相似如一杻音億也葉似杏而尖

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榦者也陸氏璣曰

杻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棟而考擊也保居有也

范氏處義曰他人是保謂保而有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云他人是愉為得已樂以為樂此云他人是保為得已之安以為安也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

以喜樂。

音洛

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集傳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

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總論

輔氏廣曰。蟋蟀但言不可不及時以自樂而遂相

戒以爲不已過於樂乎。則是初未必敢爲樂也。故

國人又作山有樞之詩以荅其意而寬其憂。然其所謂

樂者。豈或至於溺情極欲。流而不反者哉。觀於唐風之

所謂樂。或不及而失於覺。然愈於過而流於奢者多矣。

○謝氏枋得曰。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

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許氏謙曰。蟋

蟀以爲不可過於樂。而豫防事變憂逮之不測。其憂固

已深矣。然其勤儉自守。思患豫防。其意猶可制。而此詩所思。又若朝不謀夕者。故曰憂愈深而意愈盛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集解

呂氏祖謙曰。前漢地理志云。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輔氏廣曰。以此詩為答前篇之意。而寬其憂。則句向有著落。有意味。此義蓋自先生發之。然亦因天保為報上之詩。故并既醉假樂諸篇。皆得其正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

子洛反

素衣朱襮

音博

從子于沃

叶鬱 鋪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音洛

集解

比也。鑿鑿。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

朱純

音也

孔氏穎達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褊。孫炎曰。黼

丹朱中衣。

大夫之僭禮。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

服之裏衣也。

大夫中衣亦用素。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

唯諸侯乃

子。

指桓叔也。

沃曲沃也。

○晉昭侯

陸氏德明

得服之耳。

子。

指桓叔也。

沃曲沃也。

○晉昭侯

曰昭公。左

傳及史記作昭侯。

○嚴氏

祭

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

是

曰疏曰。

昭公伯文侯仇之子。

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

是

為桓叔。

孔氏穎達曰。

封沃者。

使專有之。

別為沃國。

不復

武帝於此聞南。

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

國人將叛而歸

越破。

改曰聞喜。

之故作此詩。

言水緩弱而石巉巖。

以此晉衰而沃盛。

故

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

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

之故作此詩。

言水緩弱而石巉巖。

以此晉衰而沃盛。

故

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

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

之故作此詩。

言水緩弱而石巉巖。

以此晉衰而沃盛。

故

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

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

之故作此詩。

言水緩弱而石巉巖。

以此晉衰而沃盛。

故

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

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

之故作此詩。

言水緩弱而石巉巖。

以此晉衰而沃盛。

故

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

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

之故作此詩。

言水緩弱而石巉巖。

以此晉衰而沃盛。

故

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

不樂也



歐陽氏修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其民從而樂之。○蘇氏轍曰。昭公始封桓叔於曲沃。沃盛強。昭公微弱。雖欲去之。而不可得矣。譬如揚水。以求其能流。雖物之易流者。有不能流矣。而況於石乎。祇以益其鑿鑿耳。民知昭公之不振也。故將具諸侯之衣。以從桓叔于沃。



嚴氏粲曰。水喻昭公。石喻桓叔。又設爲國人相語之辭。言以素絲爲中衣。以丹朱爲緣。以繡黼爲領。此諸侯之服也。今子欲奉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則如何不樂乎。子指叛者。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爲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詞。以泄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爲之備也。